

跟死神賽跑

投効空軍憶抗戰（上）

● 夏功權

慧心慈母教忠教孝

家母是第一代新女性，她畢業於上海東南師範，管教兒女，雖然嚴格，但極為合理。假如五、六歲的我，在餐桌上挑剔飲食，母親就會把菜拿到茶几上，叫我一個人吃，她說：「中國強了，一定要徵兵，假如你當兵，凡是可以吃的東西，都得吃，你挑剔也不行。」我後來從軍，她一句責備和推託之辭都沒有，對於寡母獨子而言，真是難上加難。

年齡稍長後，我深感屢受外侮，非自立自強不足以重新站起，乃決心從軍，以最直接的方式報效國家。家母從小教忠教孝，雖親友不允，母親卻毅然同意。拜別外祖父，母親送我登上昌平公司的「俄羅斯皇后號」從上海到香港，經越南海防，

再循滇越鐵路到達昆明，投考空軍航校第十三期。

從上海到香港是母親最難受的一刻。

我從楊樹浦搭昌平公司的「俄羅斯皇后號」，定的票子是四等艙。平時跟父母坐船都是一等或二等艙，母親就建議我換二等艙，我說我是去從軍，還有二等艙、四等艙的分別嗎？母親沒有哭，她也叫我凡事緊忍，我在人叢裏緊緊地抱了她，就告別了。我心想：兒子從軍去了，她回到家裏，就是孤單單一個人，她哪能不哭呢？

到了香港，護照還沒有來。護照是託廣州李祖冰舅舅去辦的，大舅舅祖華說：「祖冰舅舅寄到香港給你的，你千萬不要到廣州去，廣州有空襲，不要當不了空軍，反而還被日本空軍給炸了。」

在香港舉目無親，但是從軍更急，巴

不得早上去飛行，晚上就轟炸日本人。日軍從京滬鐵路節節進逼，直抵南京，發生了慘絕人寰的「南京大屠殺」，殺戮我軍民三十多萬人。我在英國的殖民地，絲毫無力去抵抗，徒然傷感負責。旅行社的人說：「護照不來，可以想辦法，我給你安排，去搭輪船，到達海防，別人都下船了，你才慢慢下去。等到去法國警察那裏，你就算沒有護照，法國警察也會給你『海防入境』『河口出境』的辦法，讓你過境到雲南，不就得了嗎？」這說法倒是很適合我的處境，但是當我一跟祖冰舅通電話，祖冰舅就急著說：「你小心給當豬仔賣了，到馬來西亞開礦去。」過了三天護照來了，我買太古的船票到海防，再買聯票到雲南昆明，和我一齊去的是李祖平，他是我舅舅輩的，但是與我同年，我們仍然

搭四等艙。這艘船比起「俄羅斯皇后號」來，真是小巫見大巫，船上四等艙的行軍床，擺得零零亂亂。輪船泊在海面上，要渡船才能上去，幸好我行李簡單，只有一個行軍旅行包，倒也不費事。上船以後，

香港的中國人港警來查行李，要我打開旅行包，其中有幾封信是親友託我交給雲南昆明人士的，港警就拿這幾封信，作為我違法的證據，我要提出申訴，港警叫我到「老爺」法官地方去申訴。可是船泊在海灣裏，船票又不能退，並且有同行同鄉者直呼：「要退到岸上去怎樣行得！」邊上的人們都說：「請他飲茶啦。」我說：「要多少？」我伸手去拿皮夾子，港警把皮夾子奪了去，把錢一搜而光，他得意的揚長而去，而英國警察班長就站在門外看他玩這一套把戲。

船開了，我走到甲板上換換氣，感覺稍微舒服一些。就在這個時候看見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輕人，他比我大幾歲，我們微笑介紹，方知是武漢大學的副教授周家昌。他的論文由數學大師陳省三推薦，發表了以後，劍橋數理教授要他去研究，中央研究院也給了他法幣兩千五百元的獎學金。他父親賣了一幢房子幫助他繳學宿費，

此行的目的是要到昆明中央研究院去領獎學金，他的大件行李已經在法國郵船公司的「三劍客號」輪船上，他領了獎學金以後就要搭滇越火車到西貢，再從西貢改搭輪船到倫敦的南港。

我們下午玩紙牌解悶，遊戲名稱叫作「一百分」，如此說說笑笑直到晚餐時間，我坐四等艙，當然要回四等艙吃飯。吃飯前我就把分數算了算，幾十分數，我用心一算，就得出答數來了。周教授一看，就重算一遍，與我的答數相同，他說：「你的加減法好快啊！」他就講一個故事給我聽：有一回一個年輕人去看愛因斯坦，說要求職，愛因斯坦說：「你會做什麼呢？」這人就說：「我會加。」愛因斯坦說：「這裏的人都會加。」年輕人說：「我加得快。」愛因斯坦就把黑板上寫滿的數字要他加起來，果不期然，年輕人只用了一分鐘就得出答案，愛因斯坦查看他加的數目是對的，於是雇用了他。

殖民地待遇如草芥

到了海防，法國的海關關員對華人非常苛刻，一對中國父母帶著一、二歲的小孩，法國海關關員硬要把他們所攜帶的罐

頭奶粉用髒的雞毛撻子來攪拌，那對年輕夫婦流著淚，從海關出來後就把奶粉丟掉了。歐洲人在國內力求平等，但是一到了殖民地，就蠻橫不堪，視殖民地的人民如草芥。

我和李祖平坐四等車，周家昌坐二等車，越南當時的火車，頭、二、三等都只有一節車廂，四等車則有十多節。午餐時間到了，我隨帶有食籃。頭、二、三等沒有餐車，火車逢站就停，但是小販賣的東西，極不衛生。我邀周家昌到四等車來，跟我們享受沙丁魚和叉燒的麵包，因此交情又厚了一分。

海防的四等車，是兩排板凳對坐，中間的空隙不到一公尺，除了政府官員可以坐前三等車外，越南人民只許坐四等車，他們把行李、雞、鴨、小豬都堆在車廂裏，奇臭無比，幸好車窗是開的，所以空氣流通，不會窒息。法國票務員來查票，橫衝直撞，把雞、鴨、小豬都踢到一邊，車廂裏就起了喧嘩之聲，他走到了中國客人面前時，才稍微有禮貌一些。法國人最重的是勇氣，中華民國奮勇抗敵，不顧一切犧牲，必定獲得了法國人的尊敬。我起先也覺得越南人醜陋，但是一想起中國以

中前是保護國，同情心就大為增高，可惜我不會越語，只能拿蹩腳的廣東話，善意的與他們對話。

車到老街（又名勞開），是越南邊境一個小站，過紅河就是雲南境內的河口。因為河口的旅館很髒，伙食又差，所以我先夜宿老街，第二天一早再到河口，搭滇越鐵路到昆明。從昆明來的人，出中國境後也都是老在老街借宿，次日搭車到西貢（現在稱胡志明市）或海防。

次日走到河口車站，雲南憲兵說我跟祖平沒有政府的批准，不得進雲南，其實這是一個騙局，河口的旅館不好，憲兵要我住一、二天。周家昌本來已經上了火車，見狀就下車了，塞給我二十元法幣，我說我帶的錢足夠，不用費心，他才搭上火車到昆明。我到車站打電話給昆明的聯絡人，電話房拿給憲兵看，憲兵就說：「批准已經來了。」

第三天，我在昆明遇到了周家昌，他呆呆的坐在黃包車上，我叫他他也不應，見了我就哭起來了，原來是中央研究院在抗戰期間不發獎學金。在抗戰初期，一元美金就換法幣兩塊七角三分，二千五百塊法幣將近一千元美金，他的行李已經在法

國郵船上，看樣子留學是留不成了。我問他到英國留學最少要多少錢，他計算了一下說：「至少要一千五百元法幣。」我聽了以後就到正義路唯一的一家匯康百貨公司，去找經理陳雲僧，向他要一千五百元

。我有一個親戚在上海開設中國化學公司，它的雲南代理商就是匯康。陳雲僧起初拿一千五百元滇票給我，雲南滇票是法幣十分之一，一千五百滇票就是法幣一百五十元，我說我要法幣，陳雲僧大驚說：「你是萬打萬送人呀！」

周家昌買好了密士林的火車票，我送行到車站，他感激萬分地說：「再過兩年我回國來看你。」我說：「我要考空軍了，如果考上了，兩三年以後你就看不到我了。」他問我為什麼？我說：「假如我當了空軍，兩三年之間我已化成灰了。」在當年的日記上，我記的是「I was 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. 性命都給國家了，錢還有什麼用呢？」

周家昌教授三年以後回國，打聽到家母在昆明的住址，還特地去拜訪家母。抗戰時期我受訓和部隊調動都忙，無緣見面，爾後多年在臺灣，曾經請教數理大師陳省三先生，他也不知周家昌去向，希望他

在文革期間，沒有受多大痛苦。

慶得生還重聚台灣

我有知之之年，家就在北平，跟隨父母到上海，拜見祖父母、外公、外婆。七、八歲以後，才曉得中國地大物博。省親經過天津、營口、大連，坐船到上海，或是經過津浦鐵路到南京，再搭京滬路到上海。我已經知道從北平到上海，只有四分之一的沿海幅度。等到十三歲到十八歲之間，母親允許我單獨和童子軍以及親戚好友，利用春假、暑假到浙江、江蘇、安徽旅行。抗戰初期，我遊遍了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等地，直到抗戰末期，就是沒有去過大西北和西藏、蒙古，才曉得我到過的地方這麼少，中國的多民族的地區我見識得也不多。來到臺灣後，早期大部分人民的想法比較保守，但是民國七十年代以後，臺灣旅客的足跡行遍大陸，今天大陸的交通較抗戰時期稍稍方便一點，一般台灣人民，無論是父母四十年前從大陸來的，或者是父母早期來臺灣的，都具有一種國家思想，超乎尋常的光景。中國廣大的地區和固有的文化都給予臺灣旅客深刻的印象。即使中

共短期佔有，但是我們固有文化恢復得非
常快，幾年以後可以彌補回來。

當時約兩百人投考空軍，我、苟義德、徐天齊三人及格，將赴柳州報到開訓，不料在臨出發前被叫下車。教育處長蔣孝棠把我找去，給我看一封信，原來是我的父執輩——陝西省銀行行長梁純嵐寫信給周至柔，周抄了一份給學校，並說：「夏功權是獨子，不可以飛，怎能讓他飛呢？」蔣孝棠要我退學，我死也不肯，他也沒有辦法，只好把我拉下車子。

一九九四年十月，十四航空協會會員來台北集會，共有二百多人，我是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中國空軍退役人員協會的會員，負責招待，苟義德、徐天齊和我在抗戰期間都幸得生還。後來，徐天齊移民美國，此次跟十四航空協會會員一齊來台北歡聚，恍如隔世。

軍旅生涯苦不堪言

當時我心一橫，空軍不行，陸軍也好，立即加入陸軍第五十八軍（孫渡，雲南地方部隊，其大營盤在乾海子），馬上開拔。一路上千辛萬苦，我自購一匹馬，完全馱槍馱病人，自己都沒有騎。行軍一個

多月，將到貴陽，逃兵很多，大伙兒商討解決辦法，決定一排逃兵達三分之一，排長槍斃；一連逃兵達三分之一，連長槍斃。當時營長還在座，大伙兒就不再談下去，我說：「都快到貴陽了，才發餉五毛錢，兵怎麼當呢？」大家聽了之後鴉雀無聲。

後來我請假脫離部隊，就在貴陽與汪奉會（陸官十六期，曾任國家安全局副局長）同車到重慶。汪奉會在上海時，與我祖父同住一個「弄堂」（按：「弄堂」為上海話，即「巷子」之意），因此我的堂哥和汪奉會的弟兄，從小就對陣踢小足球。我從大同大學，他從滬江大學去從軍，坐的是西南運務處從香港開來的新卡車。當時重慶連印課本的印刷廠都沒有，政府從香港印中小學課本，書很重，因此車上甚空，卡車頂上有新篷布，我們兩個人，把被鋪好，可以坐臥裕如。車到貴州和四川邊界時，可以明顯的看出四川境地是一片碧綠，而貴州則是微黃。

我問汪奉會，你什麼時候可以犧牲，覺得此生無恨？汪奉會說：「假如我帶一連兵，反攻華北，看見北平城牆就可以犧牲，此生無恨了。」汪奉會反問我，我就

說：「假如東北和台灣都要歸還中國，我也可以犧牲，此生無恨矣！」

民國七十六年，蔣經國開放報禁、黨禁，七十八年民進黨倡言台灣獨立。我跟參加第二次大戰的軍人一樣明瞭，國土一旦分裂，就無法避免為統一合併而發生戰爭。到那時，中共不必真正攻打臺灣，只要用潛艇或飛機在臺灣海峽上空圍繞，或是發射遠程飛彈，台灣人民就會大為恐慌，工業生產也會停止，而那些高喊獨立的人們，早就逃到美國去了。日本因為國際限制，無法製造原子彈，所以懼怕中共；美國則自韓戰、越戰以來，再也不敢在亞洲打大陸戰爭了。所以倡言台灣獨立的人，是無恃有恐，一旦戰事發生，就先逃之夭夭。

慎思熟慮投筆從戎

考進中央軍校，汪奉會入步砲科，我學機械化兵科（戰車）。學校要我赴湖南長沙附近的金井報到，我即搭船沿三峽直下漢口，換火車轉長沙到金井，時學校正要遷柳州，我們十一人報到後，火車也中斷了，我即沿途養活此十一人，一路到柳州航機營受訓。（作者的親戚經營上海中

中國化學公司，產製牙膏、肥皂、除蟲菊精等日用品，行銷全國，重慶、昆明均有分公司，柳州設有辦事處，沿途均有親友接濟生活費用。）當時柳州航機營係航空學校與機械化學校聯合，故與航校同學朝夕相見。約兩年後畢業，正值崑崙關作戰，我留任教官。時戰車僅兩團，一團在西北屬胡宗南總部，一團在陸軍第二百師，戰車為蘇聯製 T-9 型，重九噸，每團基本數額是三十六輛，但不完整，崑崙關作戰時曾投入戰場，獲得大勝。

機械化學校教育長是徐庭瑤，他是一位儒將，杜聿明與邱清泉皆出自徐庭瑤將軍門下，徐所收藏的軍事書籍極為豐富，英、德、法文都有。我畢業後留校當教官，徐教育長要我幫助另一先期同學整理書庫。徐庭瑤將軍和白崇禧將軍是保定三期同學，二人同住一間寢室，他們精於弈棋，是極為要好的朋友，抗戰初期白崇禧在桂林，徐庭瑤在柳州，二人往還不輟。

白崇禧來訪時，因為我崇敬他協助李宗仁執行民國二十七年台兒莊抗日大捷之役，所以就趁機聆聽他的教誨，我試說：「東方崇敬忍耐，西方卻是崇拜勇氣。」白將軍說：「一經詳細考慮，鼓其勇氣，

儘可殺身成仁，不惜一死以赴，是真勇氣；但不經考慮，是暴虎馮河，吾不與也。」我不惜犧牲，投筆從戎，日後再度進入空軍部隊，在追隨蔣中正總統八年之後，再請纓為捐軀同學盧盛景之繼位，都是熟經考慮的勇氣。

禁令放寬復入航校

初抵昆明時，母親來信囑旅途小心，我即回信請旅安。時家母居上海租界，她見信後即刻放棄租界故居，於民國二十七年春天告別親友，經香港轉來昆明定居。

二十九年秋天，我乘省親假回昆明探望母親，時航校修改了獨子禁飛條例，獨子只要有家長同意，亦可飛行。家母親函周至柔主任申請復飛，我即回機械化學校請長假，徐庭瑤教育長答應我的要求後，我回昆明復入航校第十四期受訓，其後大半年均在雲南驛飛行訓練。民國三十年美國空軍志願隊飛抵雲南驛，中美空軍聯合作戰展開。我穿著陸軍制服，輾轉西南各省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終於真正投入空軍，展開以後十餘年的飛行生涯。

在雲南驛我參加了航校十四期的隊伍。十四期的陸軍訓練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寶

光寺。我在十三期初級肄業後，就被派遣到四川和雲南之交的宜賓。宜賓是岷江注入長江之地，原名敘州，宜賓機場的汽油零件補給更為困難，因為雲南驛是滇緬公路必經之地，所以補給較宜賓容易得多。

雲南驛有簡單的機場，但無宿舍。我們住在機場北邊的簡陋營房裏。宿舍十幾米外有一個水塘，我們早上洗臉都要到水塘去洗。冬天天冷，水塘結了一層薄薄的冰，我們就打破了冰，用冰涼的水來洗臉。航校學生向來的薪給是法幣三十元，抗戰二年半的時間，通貨膨脹達二倍以上，我們連伙食都難以為繼。同學選我為伙食委員，一則因為雲南驛機場是我堂哥夏功模所建造，公司有汽車，往來保山、大理，可以帶回便宜東西；二則因為家母移居昆明，可以接濟我，所以有的時候我還要貼補伙食費。直到蘇聯空軍顧問勸告我政府當局，飛行員的營養非常重要，蔣中正委員長下令把空軍伙食加強，航空委員會就把「空勤伙食」加到兩佰伍拾元，在民國二十九年而言，這些錢也足夠了。

雲南驛是前清的一個驛站，位於滇緬公路西北十五公里，民國以後設縣祥雲，為一小鎮，僅有一條街道，路面不寬，而

且是石子路，店鋪沒有幾家，人民逢初一、十五就在街頭擺攤爲市，俗稱「趕街（階）子」。航校學生差不多都沒有錢，而「趕街子」一熱鬧，蒼蠅就多得不行了。我打聽到離雲南驛十里路外有一個廟，就利用星期天騎馬去那裏試試看。廟在山坡上，面對機場。山間早上有點霧，大約十時、十一時就消失了，山坡上松林密布，是個人私產，我到坡邊下馬，牽著馬走上坡去，有一個老婦把針葉掃去，她說：「東家針葉可以掃的，爲的是不會引火，但是枝葉不能動，這是私產，動了要吃官司坐牢的。」我再走幾步，看見那老婦衣不蔽體，貧窮不堪，她支支吾吾欲言又止，我停下來，她說：「大哥，我的村子有一個婦人，男人抽了當兵去了，她生了個兒子，她婆婆趕她出來，在我家躲風雨，但是小娃兒連一塊裏身的布都沒有，假若你有錢，給她買一塊布，可好？」當時我身上帶有法幣十三元，就悉數送給她，她從未看過有人送這麼多的錢，拿著錢看了又看，眼淚直流，跪了下來，我趕忙去攙她，也跪了下來。這是我的同胞，而一貧至此，遍地都是衣不蔽體的人，我們的社會需要改進的地方多得很。

水目寺僧指點運氣

再走二、三百步，我把馬拴起來，看見左右各有一個水塘，池塘直徑大約有三十呎，四圍有桃樹、李樹，雲南天氣適中，花兒經年不斷。再攀登幾十級石階後，看見一個橫匾，上面寫著「水目寺」，這廟建築在兩個水塘上，取名「水目」是非常恰當的。廟本身並不大，但是灑掃清靜，令人突然有絕世之感，我坐在蒲團內面對機場，擾攘的軍事氣氛統歸於肅靜。所以，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天，我一有空就會到「水目寺」走走。去「水目寺」二、三次後，有一個中年和尚出來，說我是有緣人，相談之下，我得知他是紹興人，童年出家，五年前從近海一帶出發，沿路遊山玩水，自四明山到天台山、括蒼山，經雁蕩山，又訪問福建的天稗山，進廣東的羅浮山，盤桓數月，然後經廣西百色到雲南省城，再到緬甸邊境去，走到雲南驛，說這裏有緣，就停了下來。我的國內、外地理常識都還不錯，對於這樣的旅行，真是羨慕得很。和尚問我是什麼軍種，我答稱空軍，和尚說你不懼怕嗎？我說我以身許國家，所以不懼怕。和尚教我運氣，端

坐之後雙手交叉，然後閉目、深呼吸，感覺血從後腦運到前腦，然後分散。我到「水目寺」十餘次，只學習簡單運氣，就離開雲南驛了。以後我頭痛時，只用運氣治療，幾分鐘就好；五十歲時患五十肩，紐約余時中醫師以針灸替我治療，我用運氣輔助針灸，結果針灸見效次數縮短了很多，平常人十次才見效，我只做了七次就痊癒了。（下期續完）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爲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